

南越筆記一



南越筆記

(一)

李調元輯

叢書集成

初編

著者 羅雲 羅連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南越筆記

本館據函海本排
印初編各叢書僅
有此本

南越筆記序

舉□□□□以談天。語辨而失於誣。指璫剽沙壩以言地。辭強而背於理。載筆者間收之水經國志。聊存一時應對之捷。其去多識之學水火也。夫自虞帝明庶物。孔門講格致。而後之儒者。遂不厭詳悉。舉凡時流天喬。翺飛喙息之儔。無不欲各盡其情實。而自成一家言。如嵇含之南方草木狀。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。以暨嶺表錄異等篇。大抵皆足補禹貢厥包。實無筭之名。職方其畜爲鳥獸之異。其爲五嶺九溪。搜奇矜異。洵哉不少遺漏。遠遊者誇奧博。土著者務精覈。後之人縱有聞見。又何加焉。雖然。時有古今。則物亦有顯晦。今卽以東粵論。如甌邏巴之入市獻琛。前古所無。南越王之桂蠹火樹。於今未有。卽此以推。固不可以泥於前古。或志或不志矣。予自甲午典試粵東。惜所遊覽。僅五羊城而止。雖欲徵之前賢所記而未逮也。歲次丁酉之冬。復來視學。此古太史輜軒采訪之職也。遂得遍歷全省諸郡縣。可以測北極之出地。以占時變。可以乘破浪之長風。以窮海隅。可以審榕荔之不宜於北土。可以徵靈羽之獨鍾於丹穴。幽隱而至五行符瑞所不及載。載而莫闡其理者。亦可以徵信而核實。疇見昔人著述。詭爲怪怪奇奇。驚心炫目者。至是不覺知其或失則誣。或當於理。而因爲之棄取焉。且因爲之上下草木鳥獸各縱其類焉。書成計一十有六卷。敢曰爾雅注魚蟲。壯夫不爲也。蓋聊以廣篋中之見聞爾。

綿州李調元雨村撰

南越筆記卷一

綿州 李調元 雨村輯

粵東氣候

邱文莊奇旬賦云。草經冬而不枯。花非春而亦放。通志謂正月李桃花盛。柔桑可採。皆南中氣然也。又四時皆是夏。一雨便成秋。子瞻記中語也。

立春

立春日。有司逆勾芒。土牛。勾芒名。掘春童。著帽則春暖。否則春寒。土牛色紅則旱。黑則水。競以紅豆五色米灑之。以消一歲之疾疹。以土牛泥泥竈。以肥六畜。

元日元夕

元日拜年。燒爆竹。啖煎堆。白餅。沙糍。飲栢酒。元夕張燈。燒起火。十家則放煙火。五家則放花筒。嬉遊者率袖象身香筒。打十八間爲樂。城內外舞獅。象龍。鸞之屬者。百隊。飾童男女爲故事者。百隊。爲陸龍。船長者。十餘丈。以輪旋轉。人皆錦袍。倭帽。揚旗。弄鼓。對舞。寶鐙於其上。晝則踢毬。五仙觀。毬有大小。其踢大毬者。市井人。踢小毬者。豪貴子。歌伯鬪歌。觀者爲慶頭。其燈師又爲謎語。懸賞中衢。曰燈信。

燈公

海豐之俗。元夕於江干放水燈。競拾之。得白者喜爲男兆。得紅者謂爲女兆。廣州燈夕。士女多向東行。祈

子以百寶燈供神。夜則祈燈取采頭。凡三籌皆勝者爲神許。許則持燈而返。踰歲酬燈生子者。盛爲酒饌。慶社廟。謂之燈頭。羣稱其祖父曰燈公。八月十五之夕。兒童燃番塔燈。持柚火踏歌於道。曰灑樂仔。灑樂兒。無咋糜。塔累碎瓦爲之。象花塔者其燈多。象光塔者其燈少。柚火者以紅柚皮雕鏤人物花草。中置一琉璃盞。朱光四射。與素馨茉莉燈交映。蓋素馨茉莉燈以香勝。柚燈以色勝。

打仔 采青

下番禺諸鄉。每正月初。兒童集山間。以拳棒相角。曰打仔。又自初十至十五。竊蔬者相淫奔。曰采青。

五月五日

粵中五月採蓮競渡。至五日乃止。廣州奪標較勝有逾月者。今此風已戢。惟大洲龍船高大如海舶。具魚龍百戲。積物力至三十年一出。出則諸鄉舟行以從。懸花毬繡囊。香溢珠海。又載世屏堂在府城西。宋知廣州蔣之奇建。其下有池。列石嶙峋。卽南漢所爲明月峽。玉液池。舊有含珠亭。紫雲閣。每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。

夏至

夏至礮讎禦蠱毒。農再播種曰晚禾。小暑小穫。大暑則大穫。隨穫隨蒔。皆及百日而收。

放鴿會

廣人有放鴿之會。歲五六月始放鴿。鴿人各以其鴿至。主者驗其鴿爲調四調五調六七也。則以印半嵌

於翼半嵌於冊以識之。凡六鴿爲一號。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百號者。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。每一鴿出金二錢。主者貯以爲賞。放之日。主者分其二。一在佛山。曰內主者。一在會場。曰外主者。於是內主者出教。以清遠之東林寺爲初場。飛來寺爲二場。英德之橫石驛爲三場。期以自近而遠。鴿人則以其鴿往。既至場。外主者復印其翼。乃放鴿。一日自東林而歸者。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。則書於冊。曰某日某時某人鴿至。是爲初場中矣。一日自飛來而歸。一日自橫石而歸。皆如前驗印書於冊。是爲二場。三場皆中。乃於三場皆中之中。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。以花紅纏繫鴿頸。而觴鴿人。以大白演伎樂相慶。越數日。分所貯金。某人當日歸鴿若干。則得金若干。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。有十人千鴿而祇歸一二者。當日歸者甲之。次日歸者乙之。是爲放鴿會。

七娘會

七月初七夕爲七娘會。乞巧沐浴天孫聖水。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。翠羽爲篷。遊泛沉香之浦。以象星槎。十四祭先祠。厲爲孟蘭會。相餉龍眼檳榔。曰結圓。潮州則曰結星。二十五爲安期。上昇日。往蒲澗采蒲。濯辭辭水。

吹田了

東莞麻涌諸鄉。以七月十四日爲田了節。兒童爭吹蘆管以慶。謂之吹田了。以是時早稻始穫也。

剝芋

八月蓼花水至。有月。則是歲多珠。爲大餅象月。浮桂酒剝芋。芋有十四種。以黃者爲貴。

九日廣州瓊州風俗

九日載花糕美酒。登五層樓雙塔。放響弓鶴。重陽登高放風鳶。又載風鳶之戲。廣州則以重陽。瓊州則以五月南風盛時。截竹細布續藤爲繩。放之。聲聞數里。鳶製大可十倍。其說洵然。但余於秋時在瓊。春時在廣。亦見有放紙鳶者。惟與吳中止嬉春月風候。爲特異耳。

迎降

霜降展先墓。諸坊設齋醺禳。謂之迎降。

下元會

十月下元會。天乃寒。人始釋其荃葛。農再登稼。餅菜以餉牛爲寮。榨蔗作糖。食鱠爲家宴團。

掛冬

冬至祭墓曰掛冬。

團年送年

小除祀竈。以花豆灑屋。次日爲酒以分歲。曰團年。歲除祭。曰送年。以灰畫弓矢於道射祟。以蘇木染鷄子食之。以火照路。又曰賣冷。

竈卦

永安歲除夕。婦人置鹽米竈上。以碗覆之。視鹽米之聚散。以卜豐歉。名曰祝竈。男子則置水釜。旁粘東西南北字。中浮小木。視木端所向。以適其方。又審何聲氣。以卜休咎。名曰竈卦。

吹角

順德之容奇、桂洲、黃連村、吹角賣魚。其北水古、粉龍渚、馬齊村則吹角賣肉。相傳黃巢屯兵其地。軍中爲市。以角聲號召。此其遺風云。

賭蔗鬪柑之戲

廣州兒童有賭蔗鬪柑之戲。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。不偏一黍。又一破直至蔗首者爲勝。柑以子多爲勝。

俗尙師巫

永安俗尙師巫。人有病。輒以八字問巫。巫始至。破一鷄卵。視其中黃白若何。以知其病之輕重。輕則以酒饌饗之。重則畫神像於堂。巫作姣好女子。吹牛角。鳴鑼而舞。以花竿荷一鷄而歌。其舞曰贖魂之舞。曰破胎之舞。歌曰鷄歌。曰煖花歌。煖花者。凡男嬰兒有病。巫則以五綵團結羣花環之。使親串各指一花以祝。祝已而歌。是曰煖花。巫自剗其臂血以塗符。是曰顯陽。七月七夕。則童子過關。十四夕。則迎先祖。男子或結場度水。受白牒黃誥。婦人或請仙姐施舍釵鈿。仙姐與女巫不同。女巫以男子爲之。仙姐以瞽人之婦爲之。

婦女足不襪

粵俗婦女尙高髻短裙。春時以踏青鬪草爲戲。非士大夫家。大抵足皆不襪。唐人咏句云。細尺裁量減四分。碧琉璃滑裹春雲。五陵年少欺他醉。笑把花前出畫裙。後人指此詩爲婦人裹足之證。

放閒

韶州十月朔日。農家大酺。爲米糲相饋。以大糲粘牛角上。曰牛年。牛照水見影而喜。是日牛不穿繩。謂之放閒。

小熟大熟

粵中田禾二熟。以五月爲小熟。九月爲大熟。志稱諺云。乾冬濕年。禾黍滿田。各郡皆然。惟瓊州獨異。曰冬濕年。乾禾黍滿田。冬乾年。濕禾黍少粒。

水田旱田坡田牛田人田

濱海諸邑。有水田旱田坡田。其坡田只宜蒔山蕒。番藷。芋。芋諸雜糧。兼收可以佐食。草木狀云。甘藷根葉如芋。實如拳。有大如甌者。蒸煮食之。舊珠崖之地。不業耕稼。惟種甘藷。秋熟收之。蒸噉。切如米粒。倉團貯之名曰藷糧。志稱八月芋可剝。九月紅藷登。按粵俗以葵衣禦雨。通志云。新會蒲葵。其本作扇。其末作簔笠。簔席。又有一種油葵。出陽江恩平。性柔。止可作簔笠。上番禺諸鄉。地瘠而民皆窳。耕者合數十家牛。牧以一人。人以一日。其牧牛之田曰牛田。所生草。冬亦茂盛。食牛肥澤。其種稻者曰人田。上番禺牛田多。下番禺人田多。又廣州之地。凡潮田稍高者。犁必以牛。牛必以吉貝核渣飼之。乃肥有力。核中有仁榨油。以

其渣尙有潤澤。故牛嗜之。牛皆水牛。春以犁田。冬以馱榨。榨者榨荻蔗以爲糖也。水牛多產神電。志云。電白旄牛卽此。

趕墟

南越志云。越之市名爲墟。多在村場。先期招集各商。或歌舞以來之。荆南嶺表皆然。呂沈化州詩。三日一墟人不斷。李德裕匡州詩。魚鹽家給無墟市。故村鎮趕集者。謂之趕墟。

坐簾

粵中多產竹。可結爲筏。自那旦登陸至雷。沿海山溪迂遠。日多問渡。深闊處用船。遇淺窄溪流。土人多以竹筏撐渡。往來行李。此製嶺北淺溪中亦有乘之者。名曰坐簾。六帖云。羅浮羅陽溪生龍葱竹。葉似芭蕉。闊二尺餘。長二丈。韶州志云。英德出鳳尾竹。

珠娘珠兒

任昉述異記。粵俗以珠爲上寶。生女謂之珠娘。生男謂之珠兒。今粵中女郎善操舟。皆戴蓆帽。四圍施巾以蔽面。卽古製所稱蘇幕遮也。

四鼓

嶺南雜記。粵中水塘宵更禁。五更僅四鼓。而天已明矣。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。此亦謬悠之說。然城中猶五鼓也。楊誠齋詩云。天上歸來有六更。蓋內樓五更絕。梆鼓交作。謂之暮更。卽六更也。見周遵道豹隱。

記談。

女子採香

嶺南雜記云。海瓊沉香俱產黎峒。多虎狼毒蛇。其俗皆女子採香。耳帶金環。首纏錦帕。腰佩利刀。什伯爲羣。崖間遇有竊香者。卽擒殺焉。

中秋女始笄

香山之俗。中秋女始笄。是夕。召親戚爲丸羹食。而笄之初。加擊髻。旣嫁。變塌髻。形頗不雅。冬至家以丸羹祀神。或以笄女。他時率不以笄也。東莞娶婦入門。廟見後。終身不復戴笄。南海番禺婦人。平居不笄。有事則笄。女子出閣前一日。始笄。笄多用蓮花珠笄。乳媪筭穀尖笄。長樂興寧匾笄。大小如其首。以金爲梁。或四六或八十。有偶無奇。雖田家婦子。笄靡不華。靡不朝夕在首。永安婦人。羶棉大芋。衣多青黑。髮左右盤。無鬢髻。皆戴塌笄。笄廣五六寸。與頭相等。以羊皮金紙剪劈爲條者。七或九或十一。名曰金縷子。以傳其上。笄亦以紙爲之。外冒黑紗。四旁插大釵簪。自朝至夕。無或有婦不笄者。其未笄者。有髻子。笄則無之。故常不去其笄。雖至貧。笄亦華好。嫁日其姑來迎。其母送至夫家。乃還。貧者率務勤苦。其俗如此。

粵俗好歌

粵俗好歌。凡有吉慶。必唱歌。以爲歡樂。以不露題中一字。語多雙關。而中有掛折者。爲善。掛折者。掛一人名於中。字相連。而意不相連者也。其歌也。辭不必全雅。平仄不必全叶。以俚言土音襯貼之。唱一句。或延

牟刻。曼節長聲。自迴自復。不肯一往而盡。辭必極其豔。情必極其至。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。此其爲善之大端也。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。高者受上賞。號爲歌伯。其娶婦而親迎者。壻必多求數人。與己年貌相若。而才思敏給者。使爲伴郎。女家索攔門詩歌。壻或捉筆爲之。或使伴郎代。艸或文或不文。總以信口而成。才華斐美者爲貴。至女家不能酬和。女乃出閣。此卽唐人催粧之作也。先一夕男女家行醮。親友與席者。或皆唱歌。名曰坐歌堂酒罷。則親戚之尊貴者。親送新郎入房。名曰送花。花必以多子者。亦復唱歌。自後連夕。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。名曰打糖梅。一皆唱歌。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。其歌之長調者。如唐人連昌宮詞。琵琶行等。至數百言千言。以三絃合之。每空中絃以起止。蓋太簇調也。名曰摸魚歌。或婦女歲時聚會。則使瞽師唱之。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。皆小說也。其事或有或無。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爲多。竟日始畢。一記可勸可戒。令人感泣沾襟。其短調踢歌者。不用絃索。往往引物連類。委曲譬喻。多如子夜竹枝。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。記得有情人。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。誰憐粒粒淚珠紅。曰燈心點著兩頭火。爲娘操盡幾多心。曰妹相思。不作風流到幾時。只見風吹花落地。那見風吹花上枝。蜘蛛曲曰。天旱蜘蛛結夜網。想晴只在暗中絲。又曰。蜘蛛結網三江口。水推不斷是真絲。又曰。妹相思。蜘蛛結網恨無絲。花不年年在樹上。娘不年年作女兒。竹葉歌曰。竹葉落。竹葉飛。無望翻頭再上枝。擔傘出門人叫嫂。無望翻頭做女時。素馨曲曰。素馨棚下梳橫髻。只爲貪花不上頭。十月大禾未入米。問娘花浪幾時收。凡村落人奴之女。嫁日不敢乘車。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。旣嫁人。率稱之爲嫂。此言女一嫁。不能復爲處子。猶士

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。梳橫髻者未笄也。宜笄不笄。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。十月熟者名大禾。歲晏而米不入。花浪不收。是過時而無實也。此刺淫女。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。流蕩而至老也。有曰大姐姐。分明大姐大三年。擔橈井頭共姐坐。分明大姐坐頭邊。言女嫁失時也。妹自愧先其姊也。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。斬竿籐竹織笄箕。笄箕載綠豆。綠豆餵相思。相思有翼飛開去。只剩空籠掛樹枝。刺負恩也。有曰一更鷄啼鷄拍翼。二更鷄啼鷄拍胸。三更鷄啼郎去廣。鷄冠沾得淚花紅。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。廚中煙冷雪成堆。竹篙燒火長長炭。炭到天明半作灰。有曰柚子批皮瓢有心。小時則劇到如今。頭髮條條梳到尾。鴛鴦怎得不相尋。有曰大頭竹筍作三椹。敢好後生無置家。敢好早禾無入米。敢好攀枝無晾花。敢好者言如此好也。其蛋女子蕩恣。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。有謠曰清河綰髻春意鬧。三十不嫁隨意樂。江行水宿寄此生。搖櫓唱歌槳過潯。槳者搖船也。亦雙關之意。潯者覺也。如此類不可枚舉。皆以比興爲工。辭纖豔而情深。頗有風人之遺。而采茶歌尤善。粵俗歲之正月。飾兒童爲綵女。每隊十二人。人持花籃。籃中然一寶燈。罩以絳紗。以絙爲大圈緣之。踏歌歌十二月采茶。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。姐妹雙雙去采茶。大姐采多妹采少。不論多少早還家。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。娘在房中繡手巾。兩頭繡出茶花朵。中央繡出采茶人。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。三角田中使牛忙。使得牛來茶已老。采得茶來秧又黃。是三章則幾於雅矣。東莞歲朝賀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。尋常瞽男女所唱。多用某記。其辭至數千言。有雅有俗。有真有淫。隨主人所命唱之。或以琵琶箏子爲節。兒童所唱以嬉。則曰山歌。亦曰歌仔。多似詩餘音調。辭雖

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。大抵粵音柔而直。頗近吳越。出於唇舌間。不清以濁。當爲羽音。歌則清婉溜亮。紆徐有情。聽者亦多感動。而風俗好歌。兒女子天機所觸。雖未嘗目接詩書。亦解白口唱和。自然合韻。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。其原辭不可解。以楚詞譯之。如山有木兮。木有枝。心悅君兮。君不知。則絕類離騷也。粵固楚之南裔。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。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。曰潮州戲。潮音似閩。多有聲而無字。有一字而演爲二三字。其歌輕婉。閩廣相半。中有無其字。而獨用聲口相授。曹好之以爲新調者。亦曰峯歌。農者每春時。婦子以數十計。往田插秧。一老搗大鼓。鼓聲一通。羣歌競作。彌日不絕。是曰秧歌。南雄之俗。歲正月。婦女設茶酒於月下。罩以竹箕。以青帕覆之。以一箸倒插箕上。左右二人撻之作書問事吉凶。又畫花樣。謂之踏月。姊令未嫁幼女。且拜且唱。箕重時。神卽來矣。謂之踏月歌。長樂婦女中秋夕。拜月曰。楮月姑。其歌曰。月歌。蛋人亦喜唱歌。婚夕兩舟相合。男歌勝。則牽女衣過舟也。黎人會集。則使歌郎開場。每唱一句。以兩指下上擊鼓。聽者齊鳴小鑼和之。其鼓如兩節竹。而腰小。塗五色漆。描金作雜花。以帶懸繫肩上。歌郎畢唱。歌姬乃徐徐唱。擊鼓亦如歌郎。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。以樂神也。東西兩粵皆尙歌。而西粵土司中尤盛。大約云峒女於春秋時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。以五絲作同心結。及百紐鴛鴦囊帶之。以其少好者。結爲天姬隊。天姬者。峒官之女也。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。歌唱爲樂。男子相與踢歌赴之。相得則唱。酬終日。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。春歌正月初一。三月初三。秋歌八月十五。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。趙龍文云。獠俗最尙歌。男女雜選。一唱百和。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。或三句或十餘

句專以比興爲重。而布格命意有迴出於民歌之外者。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。油麻細小炒仁香。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。睡也思娘留半牀。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。卻滴江水上娘身。滴水一身娘未怪。要憑江水作媒人。猺語不能盡曉。爲箋譯之如此。修和云。狼之俗。幼卽習歌。男女皆倚歌自配。女及笄。縱之山野。少年從者且數十。以次而歌。視女歌意所荅。而一人留。彼此相遣。男遣女以一扁擔。上鐫歌詞數首。字若蠅頭。間以金彩花鳥。髹以漆。精使不落。女贈男以繡囊錦帶。約爲夫婦。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。婚之日。歌聲振於林木矣。其歌每寫於扁擔上。狼扁擔以榕爲之。又以五采斲作方段。斲處文如鼎彝。歌與花鳥相間。或兩頭畫龍。猺則以布刀寫歌。布刀者織具也。猺人不用高機。無箸無枝。以布刀兼之。刀用山木。形如刀。長於布之闊。銳其兩端。背厚而橢。如弓之弧。刃如弦而薄。剝其背之腹。以納緯。而嚙其銳而吐之。以當梭緯。旣吐則兩手攀其兩端。以當箸也。歌每書於刀上。間以五彩花卉。明漆沐以贈所歡。獐歌與狼頗相類。可長可短。或織歌於巾以贈男。或書歌於扇以贈女。其歌亦有竹枝歌。舞則以被覆首爲桃葉舞。有詠者云。桃葉舞成鶯院睨。竹枝歌就燕呢喃。

廣東方言

廣州謂平人曰獠。亦曰獠。賤稱也。北史周文帝討諸獠。以其生口爲賤隸。謂之壓獠。威壓之也。謂平人之妻曰夫娘。夫娘之稱頗古。劉宋蕭齊崇尚佛法。閤內夫娘令持戒。夫娘謂夫人娘子也。廣州則以爲有夫之娘也。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。已字稱小娘。衆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。廣州謂新婦曰心